

金粉世家

集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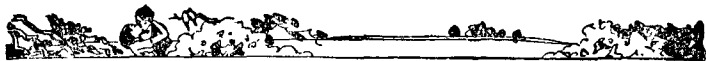
張恨水著 第五冊



行印局書界世

第十一集目次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九十四回 | 病榻起疑團乍驚慘色 | 情場增裂縫各動離懷 |
| 第九十五回 | 強奪珠針病狂懷璧遁 | 永離鴛帳封步閉樓居 |
| 第九十六回 | 風景不殊遊踪增感慨 | 情懷莫逆閑語自纏綿 |
| 第九十七回 | 冰炭人情失官求內助 | 泥雲身世訪主憶前情 |
| 第九十八回 | 院宇見榛蕪大家中落 | 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|
| 第九十九回 | 談笑弄嬌嗔新裝十索 | 言行失常態情局孤忙 |
| 第一百回 | 慘語斷生平小樓伴佛 | 狂呼驚夜半烈燄冲霄 |
| 第一百〇一回 | 兩老慟慈懷共看瓦礫 | 同胞作憤語全沒心肝 |
| 第一百〇二回 | 對客道煩憂初嘗苦境 | 替人流急淚重見殘裝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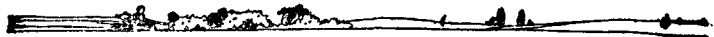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九十四回

病榻起疑團乍驚慘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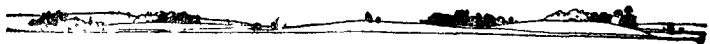
情場增裂縫各動離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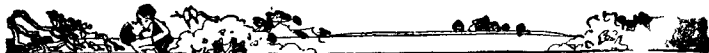
這一個消息，可把清秋驚動了。等阿囡去後，可有點不耐煩起來，洗了一個臉，將頭髮梳理了一會，牽整齊了衣服，吩咐李媽看好毛孩子，自己便要向金太太這裏來，兩個老媽子見他要走，都攔住了房門，說是前兩天在院子裏站了一站，惹下一場大病，現在病沒好，人都坐不住，怎麼又要走呢？清秋被他們一攔，走不上前，復在椅子上坐下了。果然頭上昏沉沉的，如戴了鐵帽子一般，簡直抬不起頭來。頭一持重，身子也支持不住。靠在沙發上，就坐着呆住了。兩個老媽子牛頭不對馬嘴的，瞎勸解了一陣，清秋也沒有去聽他們的，只是坐着想心事。慢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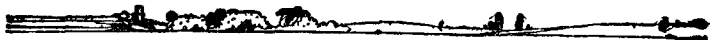


的抬起頭來，用一隻手靠了椅子撐着，恰好對面是剛才打破的那面鏡子。鏡子下半截，却還完好，照着自己的像，除了又黃又瘦之外，而且雙眉緊皺，眼色無光，簡直沒有一點精神。那托着頭的手，手腕上的螺螄骨，很顯然的高撐起來。這倒不由得自吃一驚，萬不料自己會憔悴到如此的地步，若要再病下去，那會成了蠟人了。自己害病，那沒有什麼關係，只是這個初出世的孩子，乳汁要發生問題，小孩子何辜，受這樣的厄運呢？這樣想着，便儘管望了鏡子出神。清秋對着鏡子，一陣想到傷心之處，便回想到了前此一年。覺得那個時候的思想，完全是錯誤。那時以為穿好衣服，吃好飲食，住好房屋，以至於坐汽車，多用僕人，這就是幸福。而今樣樣都嘗遍了，又有多大本意。那天真活潑的女同學，起居隨便的小家庭，出外也好，在家也好，心裏不帶一點痕跡，而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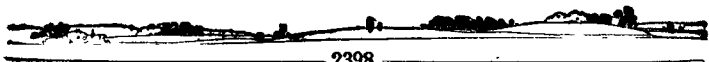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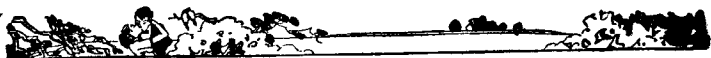
看來，那是無拘束的神仙世界了。我當時還只知齊大非偶，怕人家瞧不起。其實自己實爲金錢虛榮引誘了，讓一個執袴子弟去施展他的手腕，已經是自己瞧不起自己了。念了十年的書，新舊的知識，都有些，結果是賣了自己的身子，來受人家的奚落，我這些書讀得有什麼用處？我該死極了。想到這裏，淚如雨下。望望鏡子裏，那個憔悴不堪的女子，掛了滿臉的淚痕，已不成人模樣了。看着，更是傷心要哭。李媽因他不走了，本來出去了。現時在院子裏，聽到屋子裏有嗚咽的哭聲，很是奇怪，走進來見清秋已經兩手伏在椅靠上，枕着頭哭，却不知道這事由何而起，勸也不好勸得。於是一個人擰把熱手巾過來，請他擦臉。一個人倒了一杯熱茶送到他手上。李媽道：這一程子，您動不動就傷心，何必呢？您年紀輕，好日子在後呢。別惱壞了身子。清秋歎了一口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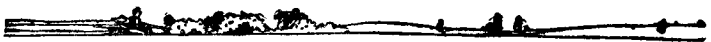
氣道：你們不懂我的心事。說着，搖了一搖頭，將茶杯放下，把床上的那本書拿過來，又側着身子靠了椅子看。他一看書，就不理人的，兩個老媽子又走了。清秋拿着書，只看了兩頁，便煩膩起來，不知不覺的把書放下，只是手捏了書枯坐。然後有人叫道：清秋姐，你怎麼了？孩子哭得這樣厲害，你也不理會。一句話提醒了清秋，回頭一看床上那毛孩子把臉都哭紅了。張着小嘴，哭得渾身只管顫動。連忙走上前，把小孩子抱了起來，再一看說話的是誰，才知道是梅麗進來了。梅麗笑道：你剛才睡着了嗎？怎麼小孩子哭，你都不知道？清秋歎了一口氣道：妹妹呀！我的魂靈都不在身上了，慢說小孩子哭，恐怕我自己哭，我都不會知道了。梅麗道：唉！我也給你打抱不平，你們是愛情結合的婚姻，爲什麼現在感情薄弱到這種樣子呢？清秋道：我倒不怪他。愛情決不是強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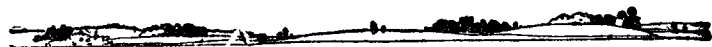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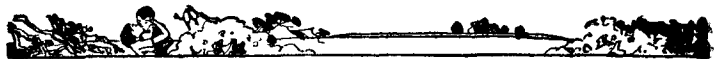
得來的，而且越強求越覺得自己沒身分，以至於惹起人家的討厭。我只恨我自己太沒有主張了。怎麼會讓人家討厭，自己一點不爭氣？梅麗道：你千萬不要說這話了，我七哥就是這個脾氣，風一陣，雨一陣。清秋道：唉！我也不希望他回心轉意。嘿！我是玉環領略夫妻味了。他說着話，摟了小孩子斜靠沙發上，臉上竟帶着一點淡淡的笑容。梅麗雖不懂得他說的這個典故，但是察言觀色，也可以知道他是看透了世情之意，便道：這話就不對，難道就這樣僵了下去不成？清秋默然不作聲，許久許久，才冷笑了一聲。梅麗看了他這種情形，未免發生一點誤會，心想：人的心思，朝夕有變遷，清秋對於七哥，這樣冷冷的，一定是灰了心。灰了心原也可原諒，他實在是有些不堪了。不過他說着話，好像很有決斷，別是他要尋什麼短見了。心裏如此想着，就偷眼看看清秋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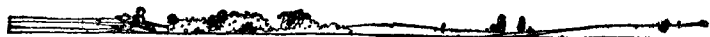
臉色，見他臉上冷冷的，似乎就帶了一種淒慘的神氣，面無人色。他越看越像，越像也就越怕，不敢在這裏多說話了，悄悄的離開，一直就到金太太屋子裏來。只見金太太板着臉和敏之潤之談話。他道：這糊塗東西，若是這樣胡鬧下去，豈不是給我添上了一層累？他的婚姻，本來就沒有和我商量過一句，等事情成了功，才來告訴我，這本來就嫌着根基不穩固，現在他果然要散伙了，他自己也當想法子去解決去，不能不了了之的來害我。潤之道：老七這件事要不得，就是沒有婚姻問題在內，如今父親一去世，就靠着秀珠出洋混出身，也沒有什麼面子。清秋新產之後，又沒有一絲事情得罪他，再說模樣兒，性格兒，學問，那樣又配不上老七呢？金太太道：倒別提學問了，這孩子就爲着有了一點學問，未免過於高傲。至於他那性情，以前我也覺得很溫柔，不過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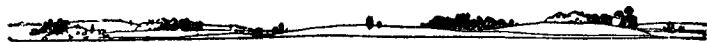
回四十九第

近我有幾件事觀察出來，覺得他也是城府過深，這種人最是難於對付的。我想他和老七鬧不來，恐怕也是爲了這一點。你想，老七有一點事故就嚷嚷的人，那裏攔的住他暗地裏抵抗呢。梅麗慢慢的走到屋子裏，聽到金太太如此說，心想連母親對於清秋의 批評，都是如此，那末，別人說他的壞話，更不足爲奇了。剛才聽了清秋的話，本來想告訴金太太的，現在看這情形，要怎樣的說出來，倒不能不考量一番，因之走到敏之一處，隨身坐下，故意微微歎了一口氣。敏之道：你又有什麼心事呢？兩道眉毛，皺得聯到一處來了。梅麗道：我自己有什麼心事，我是替人家着急。金太太也是注視着他的臉，很久很久的道：你替人家着急，誰呢？梅麗道：你們剛才說的是誰呢？敏之笑道：噯！你的心眼太好了，燕西已不出洋了，你別替別人擔憂了。梅麗道：咳！我不是說這個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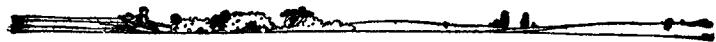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清秋姐那裏來，我看他都有些迷糊了，孩子在床上哭得要死，他坐在屋子裏會不聽見。和他說，原來什麼也不在乎，好像就要死似的。我怕他是吃了什麼了。金太太倒嚇了一跳，身子顫了一顫，問道：你怎麼知道呢？你怎麼曉得呢？敏之道：這話也有些可能。他一聽到老七要拋家到德國去，而且是跟着秀珠一塊兒走，他那個肚子裏用事的人，沒有法子，只好走上這一條路。金太太站起來道：這不是鬧着玩的，這孩子怎這樣胡鬧起來，真是家門不幸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說着，就向外走。敏之潤之猜了他到清秋那裏去，也就在後面跟着，三人很快的走進清秋的房，只見他抱了小孩子在那裏垂淚。清秋自梅麗去後，正也有些感觸。加之一個小院子裏，靜悄悄的，一點聲音沒有，自然的愁從中來，慢慢的垂下淚來。這時金太太和敏之潤之走進來，出於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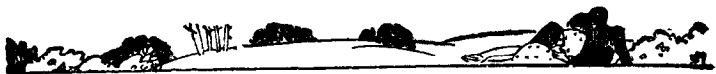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十九回

料，倒嚇了一跳，連忙站起身來迎着。金太太看了他那種樣子，更是疑心的了。向他臉上注視着，問道：孩子，你怎麼了？有什麼話，總可以好好的商量，何必做什麼傻事？你怎麼了？快說快說！這幾句話問得突然，清秋倒不知如何答覆是好，望了別人，也是發楞。敏之道：你是個聰明人，怎麼想出這個笨主意？你吃了什麼了？潤之道：你說罷，不說，我們就把你送到醫院去。這一句話，問得他更是莫明其妙了。便道：我沒有吃什麼呀！金太太道：不能沒有吃什麼，剛才梅麗跑去告訴我，臉上都變了色了。他心裏是攔不住事的，可是也不會撒這大的謊。現在時髦人，都講究自殺，我真不懂，每一個人只有一條命，沒有兩條命，把命取消了……清秋這才算完全明白，他們誤會了他自殺，而且疑心他已經吃了毒藥了，便笑道：這是那裏說起？我並沒有起這個念頭，您是怎麼知





道的金太太道：不是梅麗在你當面看見的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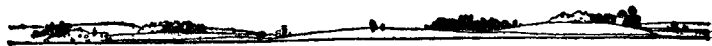
清秋道：不能夠罷？我要尋短見，也不能當着人的面幹哪。一個人要自殺，決不會讓人知道的，若是讓人知道，那就是假自殺，我何必在八妹當面做出那個樣子來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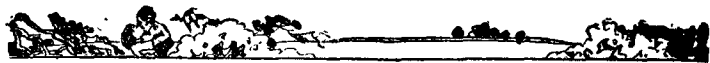
梅麗本也跟着金太太後面來的，只是站在窗子外面，沒有進房，這時聽到屋子裏所說，完全是由於自己一種誤會而生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便往屋子裏一跳道：算我說錯了，大家別往下追究了，沒有這種事，我們不是更情願的嗎？

清秋見梅麗紅着臉，不能不和他解釋兩句，便道：八妹原沒有錯，到他一番好心，因為我說到燕西要出洋了，心裏很難過，所以他就急了。

敏之道：出洋也不要緊，我們不都是出過洋的嗎？也就安然回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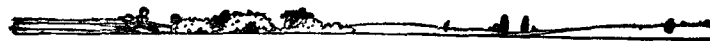
金太太聽清秋的口音，料着他對於這件事，都已明白了。用不着隱瞞，便道：你放心罷，我決不能讓他這樣胡鬧的，從





第十九回

前他說一個人出洋，我還可以答應。現在他就是一個人要走，我也不能讓他走，除非是他帶了你一路走。說着話時，金太太就在他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，對了清秋望着。見他將兩手環摟着孩子，低了頭望着孩子的臉，不知不覺之間，竟有幾點眼淚落在孩子的臉上，他便伸出一隻手，輕輕的在孩子臉上撫摸着，把滴在孩子臉上的眼淚珠兒揩去。金太太看了他那樣子，心裏也是老大不忍，便道：「我的話，你當然可以相信，我決不能用話來騙你。」清秋低着聲音道：「你老人家自然不能騙我，但是燕西要出洋去，聽憑他的自由，我也不攔阻他的。夫婦是由愛情結合，沒有愛情，結合在一處，他也不痛快，我也不痛快，一點意思也沒有，倒不如解放了他，讓他得着快樂。」金太太道：「不必說這些話了，我不能讓他胡來的。」潤之道：「這是的確的話，就是我們，也沒有一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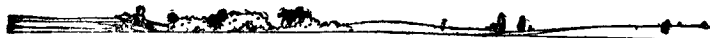
贊成他的。他今天和母親提起來，經大家一說，也就把他那股子豪興打回去了。他並沒有說什麼，就出去了，自然是回復別人的信，他再不出洋了。清秋將孩子臉上的眼淚擦乾了，又在衣袋裏掏出一條小手絹，捏成一小團，在眼睛角上，極力按捺了幾下，鼻子裏也是息率有聲。在這時間，他兩隻肩膀，不住的向上扛抬着，旋又落下，他雖是沒哭出，金太太看他那樣子，知道他是很傷心的了。因道：你的身體剛好一點，你又這樣子不知道保重，就算這個初出世的孩子，你不要去理會他，但是你還有個母親呢，你不和他想想嗎？金太太不說這句話，倒也罷了，一說這句話，清秋嗚嗚咽咽，索興哭出聲音來，那眼淚一陣比一陣擁擠，再也忍耐不住。梅麗站在棹子犄角邊，哭喪着臉，也掉下幾點淚來。金太太一回頭看見，便道：你又懂得人家心裏有什麼事傷心，要你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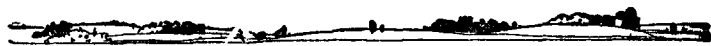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九回

也陪着掉淚。這就是你不好，無事生非，造起謠言來。梅麗一難爲情，將手絹揉着眼睛，就很快的走開了。金太太問清秋道：你也無須乎再傷心了，你且上床去安息安息。夫妻們總是這樣的孫龐鬥智，決不是長局，我自然會和你想個法子，把這事解決了，你不必胡思亂想。清秋擦着眼淚道：我本來就不一定抓着他不放，你老人家是很明白的，有了這話，我更放心了。金太太道：你可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，難道我還能主張你們離婚嗎？我所說解決的這一句話，也無非讓你們以後和和氣氣，向前找出一條光明的路來，並不是……清秋不等金太太說完，連忙答道：你老人家的意思，我完全明白，但是我可以斬釘截鐵，答應他一句話，他愛什麼人要和什麼人結婚，都聽憑他的便，我自有的辦法。金太太當然不好追問他有什麼辦法，若要問他的辦法，那就是





說燕西一定要離婚了，皺了眉道：年輕的人，何必這樣消極？清秋道：一個人，總沒有生成就是消極的，當然有些道理。我……只說了一個我字，他就忍住了。金太太老坐在這裏勸兒媳婦，也很覺無聊，叫敏之潤之在這裏陪他坐一會，就先走了。平輩說話，比較的自由，他們就盤問清秋，燕西對他可有什麼表示？清秋冷笑一聲道：有表示倒好了，就是他並無什麼表示，對我取一種行同陌路的樣子。我爲尊重我自己的人格起見，我也不能再去向他求妥協，成一個寄生蟲。我自信憑我的能耐，還可以找碗飯吃，縱然找不到飯吃，餓死我也願意。潤之笑道：你倒是個有志氣的，不過聽你這話音，很是恨他，間接的我們兄弟姊妹，也在可恨之例了。清秋道：那是什麼話？就是對燕西，我也不恨。他娶我，是我願意的，上當也是我自己找上門的，怎能怪他？我心裏難過，就爲





第四十回

了我白讀書，意志太薄弱了。敏之笑道：人家都說你是個賢人，這樣看來，你真是個賢人了，寧可自己吃虧，並不埋怨別人，這是多麼難得？清秋道：你別以為我作不到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早就決定了是這樣辦的了。他如此說着，把頭一低，又是幾點眼淚水，滴在小孩子的臉上。他自己哽咽了喘着氣，就不替孩子擦去眼淚水，那眼淚流到孩子嘴裏，孩子以為是乳汁，啣咕着兩片小嘴唇，只管吸起來。大家看了這樣子，都不免有些難受，因之默然起來。敏之道：你上床去休息休息罷，隨便你有什麼主張，有什麼辦法，你總要上床去睡才是，不能夠坐在這裏，馬上就拚出個什麼道理來。清秋道：並不是我不肯上床去睡，只是我一上床去睡，心裏更覺悶得慌，所以還是熬着點，坐在這裏的好。潤之走上前，兩手將他脅下微攙着，笑道：別人罷了，我們大姐兒三，總算對你

